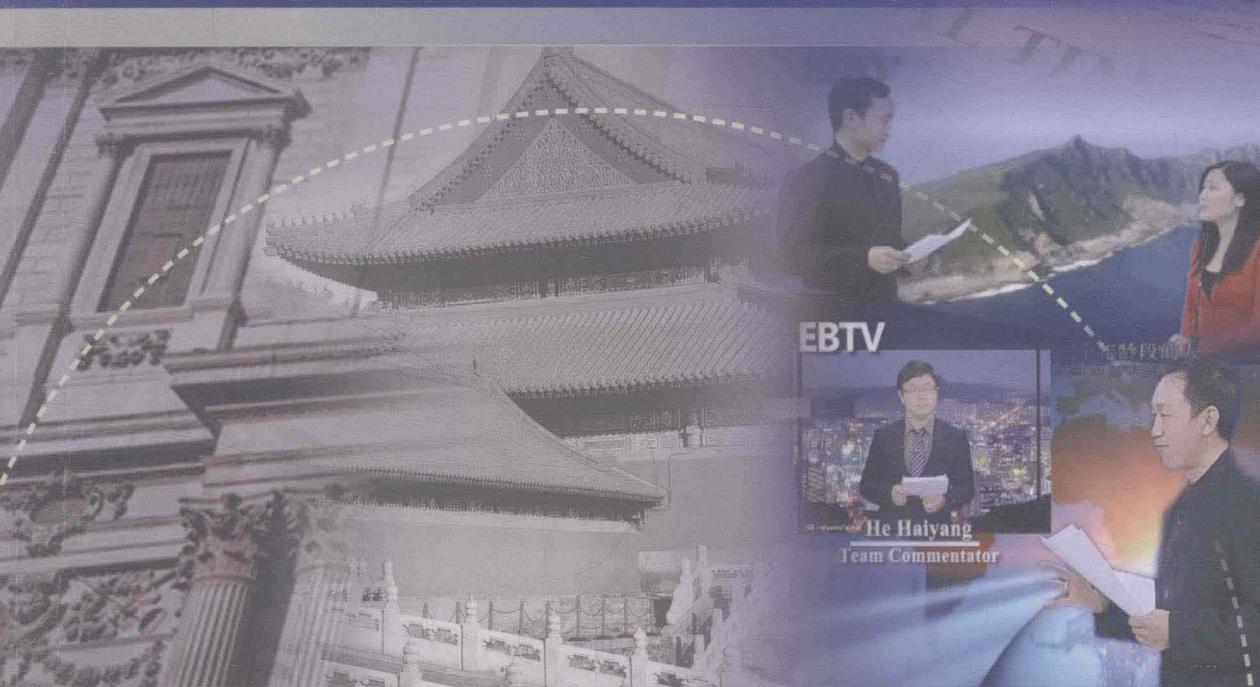


21世纪跨文化英语广播电视新闻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研究系列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评析

COMMENTARY ON INT'L JOURNALISTIC
BROADCAST PROGRAMMES IN ENGLISH

林海春◎著

中国
7
播

21世纪跨文化英语广播电视新闻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研究系列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评析

COMMENTARY ON INT'L JOURNALISTIC
BROADCAST PROGRAMMES IN ENGLISH

林海春◎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评析/林海春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3. 10

(21 世纪跨文化英语广播电视新闻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研究系列)

ISBN 978-7-5043-6982-6

I. ①国… II. ①林… III. ①国际新闻—英语—电视节目—研究 IV. ①G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9379 号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评析

林海春 著

责任编辑 任逸超

封面设计 亚里斯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p.com.cn

电子信箱 cr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71(千)字

印 张 29

插 页 2(面)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6982-6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90年代我们创办电视栏目《Hello, 朋友》面世



笔者作为“华广人”亲历第一家“外宣”广播公司开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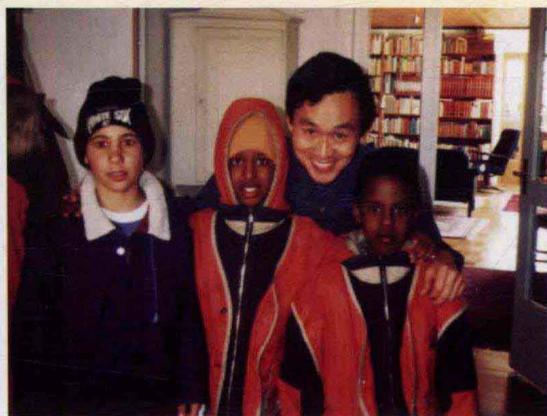
在瑞典广播中心制作广播节目时如何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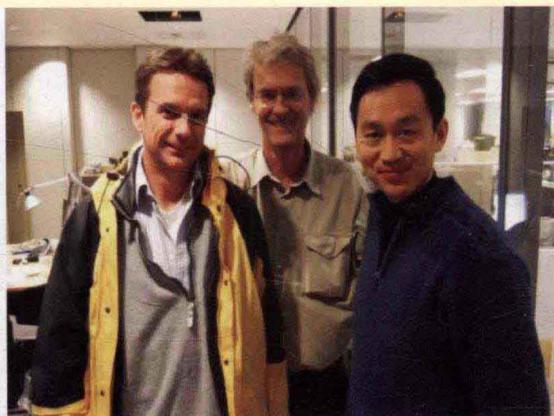
带好友瑞典电视台新闻主播Önåvall 参观“广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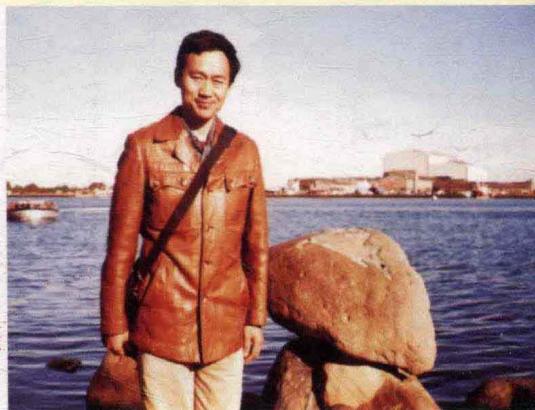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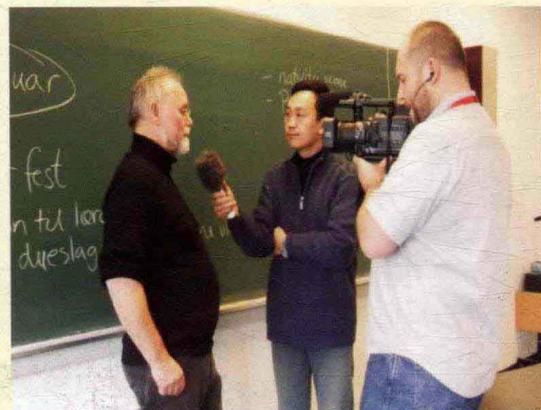
与瑞典电视台的同事在一起时“关注”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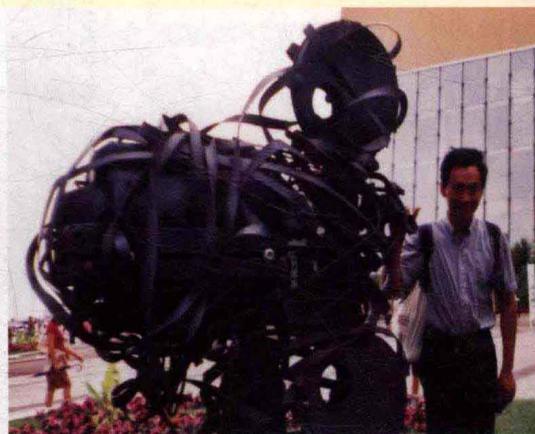
理解着移民瑞典的孩子们在怎么成长？



在丹麦电视台与节目组摄像采外景时聚焦什么？ 在丹麦电视台与制片人及主播一起工作时的意念碰撞



在丹麦电视台担任出镜记者外采时能问什么？ 令世界熟知的丹麦美人鱼雕像为何被炸飞了？



在柏林布兰登堡广场感受“东”“西”德”之分？ 笔者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举办地反问：只是电影节？

■ 自 序

写出本作所涵盖的内容,是对笔者一直从事的“英语播音与主持”、“国际新闻”及“英语新闻”专业教学的一次深化总结。从表面上看,笔者为播音与主持艺术(英语节目主持方向)(简称:“英播”)及英语(节目主持方向)(简称“英主”)的所有方向骨干课程(即:《英语播音理论与实践(上、下)》【现改为《英语播音》】、《英语辩论A》、《英语采访艺术》、《英语节目主持艺术》【现改为《英语播音》】、《英语节目采编播实务》)十几轮的过程里,都是在引导学生如何有效地用非母语英语进行各类广播电视节目的“播音”和“主持”工作的驾驭和掌控,更形象地说,就是指导如何通过专业和职业化的“型台声表”及“身眼手法”,在话筒及镜头前来高质量地播读英语新闻稿和主持英语节目。

但是,如果稍加留意地琢磨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中国人得用非母语英语进行新闻的策划与完型、节目的主持与报道?就会引发很多更深层次的思考了。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非母语(母语汉语以外的任何语言)通过大众传播的渠道,进行“信息”的传递时,就已经是特殊的行为了。在媒体传播层面上来说,就是“国际传播”意义上的“对外传播”环节,在行业内部称之为“外宣”。显然,在此领域内的从业人员用非母语英语进行的任何职业表现,都不是在“显摆”个体自身的“外语能力”,而是在完成一份具有独特意义的“工作”。那么,如何使这一独特意义转化为只是获得了优秀的“高考”成绩,而又对出声出镜颇为喜爱的,在被专业录取后经过短短几年的学习后的高中毕业生,塑造为合格的“外宣”职业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专业引导核心问题了。

所幸,笔者在讲授运用非母语英语进行广播电视节目的播音与主持职业化技能

的同时,还在为“英播”和“英主”、“英语(国际新闻方向)”(简称“国新”)及英语(新闻方向)(简称“英新”)【此专业设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简称“南广”)】讲了多年的《外国新闻节目研究(英语)》这门课。这是一门将这三个专业方向学生必须掌握的有关建立“国际传播”领域里的“外宣”行业所需“新闻传播理念”,进行系统化梳理后既明了又概括地融入意识中,来指导用非母语英语进行播音主持和编采译制技能的课程。从而,能够引导学生充分理解和认识以非母语英语进行“新闻”制作与传播的初衷、意义及作用。毕竟,无论用哪种非母语进行新闻的播音和节目的主持,都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工作了。即便是对已处在“外宣”职业领域里的从业人员而言,对本书内容所展开的、在“国际传播”平台上呈现的“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特质的探讨与分析,也是对当今“媒体传播全球化”生态里形成的、超越“新闻传播”本身的非母语节目已具有的意义的审视和解析,更是增强从业于“外宣”领域的职业人所需素质的建设部分了。

如果没有这部分知识的储备,就会误将所掌握的播音主持技艺及外语化国际新闻的编译技能,扭曲地使用到类似个人“才艺展示”的演出层面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常感到很多处在广播电视节目播音与主持位置上的从业人员,在服饰、发型、面部表情及言行举止上,都更像是“艺人”的缘故之一。

单从引导学生层面来说,“英播”、“国新”及“英新”的核心课程设计,只是围绕教导学生们去掌握播音与主持、外国新闻编译的“技能”为中心,那么,这些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各国受众认可的“技能”,在与所驾驭的节目内容进行融合时,就需要一定的专业理念与职业认知来支撑了。而对于笔者而言,在极有限的“教”与“学”时间内,为这两个专业能以最直接最简化的方式来建立这一支撑的,就是这门课所覆盖的关键点了。经过实践的检验学生们的反馈,说明的确是有效的。尤其对于这些从“高三”毕业直接“高考”、从未在自己文化情境之外生活过而直接进入专业学习的“高中生”而言,更是有效的打开笔者对他们形容的此职业必须的“第三只眼”的有效途径了。

通过这一途径,近20年前由笔者的一位瑞典籍好友直抒胸臆地说出“媒体是魔鬼”(Media are evil)引发的“为什么这么说媒体?”的问号,终于被打开,倍感“心明眼亮”。最为珍贵的是,能从容淡定地面对一切来自媒体传播的“呈现”。也是通过这一途径,只要是听过笔者讲授的《外国新闻节目研究(英语)》的学生,都会对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诸如“独裁者卡斯特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造者萨达姆·侯赛

因”、“世界恐怖主义头子本·拉登”、“世界魔鬼中心之一朝鲜”、“叙利亚”等等标签或符号,先反问自己:谁定义的?是谁在每天以新闻节目的方式反复地告知全世界的受众?那些描述这些标签的新闻报道又是谁制作的?所有与媒体播出的“信息”紧密相关的采编播控制行为,都是将一种特殊的“表述”或“言说”,以职业化的生产流程传递给受众。

因此,不论是“信息采集”、“新闻条目”或“专题报道”,都是经过职业化生产流程制作后的完型“媒体传播产品”。即便是在世界范围内被传播的“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纵然能够产生影响国际关系的效应,也是经过“被制作”的言语表达,而非自然界送给人类的“天然”礼物。

■ 前 言

“新闻”，一个在人们日常生活里以要么“叽哩哇啦”要么“连篇累牍”的实体存在，有意无形地已达成生命里不可或缺的程度了。这种附着，已然达到了与生命融合的程度。因为，它关乎人们观察现实的“视界”区域、左右人们体味意义的“心灵”范围。然而，当我们平心静气地认真思考一下“什么是新闻？”这个问题时，还可以知道是指“新消息”、媒体报道的“事儿”。但是，当我们说到“国际新闻”和由外国制作的、被我们自己称为的“国际化”节目时，以上这些问题就会引导我们持续地思考，直到思考得触及以下反思的而将亟待打开的“问号”变为“惊叹号”：

是知道了我们对张嘴就来的“国际化”里的“国际”是指“谁”！

是明了了我们接收到的“国际化”节目又是由“谁”给“被‘国际化’”的！

是清楚了是“谁”制作了那些条“国际新闻”！

是明白了将源源不断被冠以“国际新闻”的条目用我们的母语编辑翻译加以传播的理由是什么！

是认识到了“编译”能保证将其具有的真正内涵用母语呈现出来的意义！

是理解到了又有多少“释义”能真正体现其本质的所在！

是意识到了为何就那么“理所当然”地“帮”其用我们的母语来扩大其覆盖面的目的！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以下问题的即刻反应：

如果是信息,又是谁收集的“信息”?

如果是一些事儿,又对谁是一些“事儿”?

如果是某位名人,又对谁是值得令谁的媒体来聚焦和传播的“人”?

如果是悲喜交加的情绪,又是谁的“悲”和谁的“喜”?谁的“情绪”?

如果是瞠目结舌的事件,又是令谁“瞠目”和让谁“结舌”的、谁的“事件”?

如果是无可奈何的灾难,又是让谁“无可奈何”的、谁的“灾难”?

……

似乎都需要找到以上问题应给予的答案,而事实上任何“答案”都与被传播“信息”所被赋予的“意义”背后的“真相”紧密相关。

但,对被称为“国际新闻”的,尤其是“英语化”了的“国际新闻”这一“意念化”实体的认识,却是“实实在在地”根植于每一位被称为处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人”生活里: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据路透社的消息,……”

“法新社记者在现场获得的……”

“本台援引合众社的解释……”

当人们听到、看到和读到诸如以上的“新闻”条目时,获得的是“信息”或“消息”?还是“权威化”了的“国际新闻”?抑或是因为“媒体传播源”具有的“强势”而自带的“信服力”?或是从心理上就明了而全盘认可的“意向化”了的“声音”?恰恰是制播这类在国际社会采用英语语言播出的“节目”的媒体,令民众“理所应当”地看作“国际意见领袖”。这类节目借助语言的普及度、使用度及运用方式,而成为在“世界格局”里“畅行无阻”的“国际英语新闻节目”。

如果说这类“国际英语新闻节目”能够如此深刻地进入“现代人”的生命,那就必须对其有个全面的认识,而且还要真真切切地触摸到其存在的方式,理解其之所以形成并具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得以走进人类心灵深处并化为一部分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在今天媒体传播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生活的安排、对世界的认知、对个人情绪的形成与把握,都受到“新闻化”了的“信息”引导的形势下,就更有必要对其展开系统化地探索和认识了。

尽管搜索对这一领域的相应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著述为零。但是,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今天媒体传播具有的“全球化”特点,使得被称为“新闻”的“媒体传播产品”,已经具有了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处在不同层次上的新内容和内涵了,其负载的影响效应也发生了新的转向:

首先,定位不同。这种“国际英语新闻节目”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英语新闻节目”,就如同哲学命题“白马非马”一样。前者的“内含”与“外延”,已经不是简单地与后者同用“英语语言”来传播为比较的理由了。

其次,内容不同。这种“国际英语新闻节目”所承载的“内容”,是用来进行“国际传播”层面上的“言说”;而“英语新闻节目”只是为了“一般传播”意义上的“告知”。

最后,目标不同。这种“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的输出目标,是进入国际化信息“公共空间”,以对处在“世界格局”里各类“板块”上的受众进行视听上的引导。而“英语新闻节目”的制作播出目标,是进入母语为英语的受众的日常生活,是对其所秉持的行为规则的解释和强化。

正是基于如此的认识,本作着力于对当今以英语为传播语言形成的、制作定位是能跨越“传播源”各自国界而形成“国际传播”影响态势的“新闻节目”进行聚焦,并称之为“国际英语新闻节目”。为了系统地展示这一具有“国际传播”特质的“英语化”了的“新闻节目”特性、作用及传播意义,本作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展开探讨与分析。

在第一章里,聚焦“类型”。对这种“国际英语新闻节目”所处“新闻生态”依托的“信息时代”,而促使其形成相应类型的必然性进行分析。前提是这种“新闻节目”具有两种分类,即:一是来自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国际英语新闻节目”,一是来自英语为非母语国家的“国际英语新闻节目”,从而使已是“媒体传播全球化”的“新新闻生态”(即:“新新闻主义”+“亲近性新闻”)里的、貌似受众都能听懂的、以英语语言播出的“新闻节目”,具有了完全不同的“传播内涵”。

在第二章里,剖析“实质”。对于作为“媒体传播产品”而处在“新新闻生态”里的“国际英语新闻”的实质进行剖析,从而使得已被视为“国际化”的这一传播产品所依赖的制作模型被呈现出来。而被如铸铁过程灌进模型的实质内容“社会文化情境”及其所依存的“世界观”,作为构成所制作的“新闻节目”之实质被挖掘出来。因而,尽管是“国际英语新闻节目”,但其实质仍是“新闻”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只是

被赋予了新的传播指向受众群、被加入了承担新的引导和改变既定“社会文化情境”的使命。

在第三章里,解析“本质”。对于看似源源不断而来的“国际传播”定位的“英语化”新闻节目进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解析,使其具有的媒体工业生产产品的作用得以体现。与此同时,几十年来已被各国受众接受的文化概念“地球村”的真意被解释和解构。也就是,“地球村”是“意象化”的存在,进而形成影响心理现实的符号,更是试图主导世界视听走向的媒体巨头、寡头所使用的软性武器,来使其传播“顺理成章”地“畅通无阻”。于是,在“国际传播”平台上由已被视为“国际化语言”英语的表述前提下,建立了具有想象轮廓的“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的“地球村”。看似“共享”的村里,有了响亮的“声音”。

在第四章里,释义“形态”。以响彻于“地球村”里的“声音”为存在现象,来审视被称为“国际英语新闻节目”所依附的传播形态及其作用,进而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形态”,即:国际英语时政新闻、国际英语财经新闻、国际英语文化娱乐新闻、国际英语体育新闻,以及国际英语天气预报。如此对“新闻”或可称为“信息”进行详细地分类,就使得各类所具有的传播效应有了更为具体的实现意义。而这些“意义”的实现,又是使谁受益呢?是受众?当然不是。是这些“形态”所承载内容的生产者在获益、获利。

在第五章里,解构“制造者”。基于第三章的分析所得,可以使得处于貌似“源源不断”、“精彩纷呈”的“新闻”传播流背后的面具,被撕裂开并露出其真实的颜面,即:操控“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的“制造者”:政府官员及精英利益集团。在此处的分析里,活跃于当今“国际传播”平台上的、被称为“五位老大”的媒体组织被聚焦和审视。因为这些“出产者”所具有的主导“媒体传播产品”的能量,是之所以形成现今“媒体传播全球化”的“新新闻生态”里“公共空间”内容的“推手”。这些媒体组织所秉持的节目制播理念及定位,会树立起吸引受众眼球的所谓节目风格,进而对所预设传播内容加以更有效地输出。同时,对那些似乎为了“国际利益”奔忙的、为了“民众权利”而呐喊的政府官员的“延长了的”操控之手——“智库”的“聪明”,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更彰显了“国际英语新闻节目”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传播渗透力的缘由所在。

另外,为了收视率、为了节目“与众不同”的风格、为了符合所设理念及定位的有效实现,而有了对节目内容的“敏感化”和有意识的“自我审查”,以及选择所传播内

容的条款制定等“行内指南”。于是,就有了那些如美国著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被提前退休”的事实;就有了惊动世界的“战争女英雄”杰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被解密的案例;就有了在“西方”因抨击小布什当局“发动战争”而被直播剪掉获奖演讲内容及画面的“异见者”迈克·摩尔(Michael Moor)等。普通人熟知的词汇“新闻”在这一层面上,就变得具有了超过其自身应有的内涵。因此,本章的分析,就可引领一贯信任媒体传播的“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的受众,认识这些“媒体传播产品”的“制造者”所具有的真实“面孔”。

在第六章里,分析“制作者”。将对另一媒体传播产品“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的“制作者”,即:媒体传播从业人[“制片人”与“记者型主播(主持人)”]进行分析。对于媒体从业人群的熟悉,受众最能记住的就是主播(主持人)、出镜出声记者及编辑了。当然,处于这些职业名头之下的名字,也是为了新闻理想、为了“一口饭”、为了“国家利益”(即:“只是个委婉的说法,也就是大公司、军队和政界精英中有权有势的人的利益”-[Klaehn, 2003, 第4页])而忙碌的血肉之躯。自然,他们是经过了职业化的训练后,而逐渐成为称职的专职人员的。就是因为是职业化的,就需要服从职业游戏规则。但受众接收到的媒体传播产品“国际英语新闻节目”之“内容”被编排的结构与风格,就具有了一份符合专业要求的“刻意”,或可称之为“标准”。然而,本章的探讨,就是要指出:在这“刻意”或“标准”的规范下,“新闻”的意义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一“新”,是为受众对“新闻事实”的“渴求”?还是为了“传播源”秉持的“理念”?这些从业人员真能达成他们的新闻理想吗?

总之,通过对以上六章内容的探讨与分析,使得在今天“媒体传播全球化”的新闻生态里,以跨越文化疆界及社会文化心理屏障特点的、出现在处于不同“社会文化情境”里的受众面前的“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特点、本质、作用及意义得到系统化的分析。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众自认基本熟悉的特点、本质、作用及意义背后的、之所以运用“国际传播”平台、甚至是非母语英语来进行跨文化传播的真正出发点及所希望达到的传播目的和效应,被逐一解构和剖析,进而体现出今天的“国际英语新闻节目”,已经远远超越“新闻”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即:“新闻只是一种诡计,它系统地表达了一种偏见,从而反映某些局部利益者的特殊地位和其被赋予的可信性”。(Eldrige, 2000. 第114页)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信息时代”(或“宣传时代”)之“国际英语新闻节目”	(7)
第一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定义及分类	(8)
第二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制作系统	(49)
第三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分类解析	(65)
第二章 “新新闻生态”里“国际英语新闻节目”实质:媒体国际化认知	
风格制造与话语系统控制	(128)
第一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本体——宣传模型	(129)
第二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特性——建立国际化文化态势	(142)
第三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实质——包装输出意识形态	(151)
第三章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效能:构筑国际化信息“公共空间”	(161)
第一节 “公共空间”信息流的“政客”之“意志”:“政治舆论导向”	(163)
第二节 “公共空间”信息流的“文人”之“意思”:“文化舆论导向”	(169)
第三节 “公共空间”信息流的“大众”之“休闲”:“大众流行舆论导向”	(173)

第四章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的形态及作用——“制造共识”	(176)
第一节	国际英语时政新闻节目——“时局”告知	(178)
第二节	国际英语财经新闻节目——“消费”引导	(204)
第三节	国际英语文娱新闻节目——“心理”教化	(214)
第四节	国际英语体育新闻节目的“竞技”——集体凝聚力情绪激发	(223)
第五节	国际英语天气预报节目的“气候”——映射“共有的阴晴”	(226)
第五章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的制造者	(231)
第一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的幕后“政府智库”(Spindoctor) ——以影片《摇尾狗》为案例分析	(231)
第二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与“精英集团”(Elite - groups) ——以“五位老大”及《头版内幕:纽约时报》为案例分析	(246)
第三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与“新闻当事人” ——以“异见者”迈克·摩尔效应及“英雄”杰西卡·林奇 传奇案例分析	(262)
第四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与“受众”——Brainwashed consumer	(279)
第六章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制作者:媒体一线从业者	(314)
第一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制片人——运作决策者	(315)
第二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编辑——素材之“裁缝”	(344)
第三节	“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的记者型主播(主持人)——产品“推介者”	(368)
附录		(418)
参考文献		(441)
结束语		(445)

■ 绪 论

一位 KGB(苏联,克格勃)官员对一位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探员说道:

“我们通过什么也不告诉人们而让他们身处黑暗之中,
你们则通过告诉人们一切而让他们身处暗中。”

——鲍勃·富兰克林(2008):《新闻学关键概念》,第44页

开篇引用以上这段话,源自“告诉”这一关键词。既然是利用媒体传播系统来“告诉”大众“什么”,自然就是通过对于语言的“运用”,来完成对一定“意义”的表达,并期待受众能够顺利地接收。

对于引导读者理解本作的“中心”,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 一是,它可直接地触到大部分民众对“信息自由”的盲目期许“软肋”;
- 二是,它能形象地引导大多数的民众对“媒体信任”的惯性接受“惰性”;
- 三是,它以贴切的概括理清大比例的受众对“新闻自由”的合理解释“逻辑”。

“地球村”这一词汇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开眼般”注意和“跟风似”采用。人们俨然都从其带来的貌似直观的印象感到了一份认同,即:世界变得如村落般可亲、可近和可触。进而,人与人、国与国的距离也变小了。然而,自从其被处于平静得如同“与世隔绝”的加拿大的麦克卢汉提出后,半个多世纪走过的人们,在反思了“后殖民时代”,迎来了“后现代时代”的同时,“地球村”的概念并未实

现其带来的期望值,反而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谁构建了“地球村”?带着这一思考,人们意识到:是“信息”,是那些来自四面八方、源源不断的“消息”,以色彩纷呈有声有色的“声像文本”,在讲述着、叙述着和表述着。因为这被称为“信息”的存在体,被定义为是跨越了各国疆界的、以期形成“国际化”影响效应的媒体传播源输出的“产品”。

于是,一项项“媒体研究”议题及对“媒体传播效应”的审视,使得隐含在“地球村”后的实质被逐渐地挖掘着,引发的中心问题是:谁的“媒体传播源”输出着怎样的“内容”而构建了何种“意义”的“地球村”?当“信息”被不断地传播时,受众认为的“知情权”就得到了保证吗?来自“国际化”了的“媒体传播源”信息就是“真相”的呈现吗?运用“国际化”的语言英语制播的“节目”就意味着体现了“国际传播”的“意义”了吗?

由“信息”的极大丰富建构的“意向化”了的“地球村”,看似充满着来自各方的消息或解释。但是,民众的视野范围和思维走向,还是不能摆脱媒体的引导。可见,即便是穿行在“国际社会”里的英语语言化“媒体传播产品”,也不能保证民众期待的“真相”会完全被呈现。所以,对这类被笔者称为“国际英语新闻节目”的“媒体传播产品”的剖析,已是到了必须展开的时候了。

一、“国际英语新闻节目”是“被意向化”建构的“‘意义’体系”

由于这一反问,随之而来的是对出现的更加引人注目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思忖。对照已经提出的“地球村”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互动,各自文化的激烈相遇,使得因此书闻名的作者亨廷顿所依存的“文化情境”被进一步剖析。结论引发了处于“东方”的人文学者对这一令“西方”同行骄傲的文字“撕碎伪善面具”的剑指咽喉:“西方人类的文明最后只剩下了伪善的理性主义和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和实物主义了”(黎鸣,2003,第208页)。因为全书的内容是“利益”与“权威”,却偏偏要使用“文明”与“秩序”,书名实在应是:《利益的冲突与世界权威的重建》。如何实现“西方”的利益在冲突中获胜、如何使得“西方”的权威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大潮里获得重建?

面对及回答如此的问题时,经过各方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及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努力,得出大致相同的答案,即“重建”的唯一途径是:运用媒体的全球化传播来输出渗透力极强的“软力量”。这也是为何在当今被称为“信息化”的时